

聚焦文学新力量

金仁顺的短篇小说让我定睛于她所缔造的故事本身,这当然取决于她写作时的态度,去私人化、主体遁形,以及与现实、与故事所刻意保持的距离。

《松树镇》中,电影学院的学生们为拍一部“地下电影”来到松树镇选景,由此看到小镇上的人物和日常,煤窑土豪、饭馆老板娘、“苦桃子”的家庭,也看到渴望通过电影改变命运的中学生。其间,他们推盏叠饮、激情自荐,金仁顺解释情节,如摄影机般一样,“偷拍”着小镇的众生相。这是一篇乍看很难断定主旨的小说,直到末尾的“杀人案”才撩人回到现实的深省。小说结尾跳到10年后,极像电影中的时间提醒,未被启用的女主角长成了罪犯,开车撞死了男友。物质社会的异化在金仁顺笔下没有暴力刻画,被远距离和不着温度地“记录”,被随意地泼墨而出。

小说中看不到小说家,这也增加了故事的冷峻。在许多表现爱情的小说中,人物行为甚少张狂逾度,似乎天生丧失表达爱恨的能力。《彼此》中,黎亚非与周祥生走完弯弯曲曲的恋爱路,在教堂结为连理,神父吩咐他们互吻,“他们的嘴唇是冰凉的”。小说在“冰凉”中戛然而止,让人回味黎亚非与郑昊的初婚,想起她心里抹不去的创伤:新婚的前夜也是老公和前女友的狂欢夜。金仁顺不做详解,只以彼此双唇的“冰凉”点到而止。

《桃花》中的季连心、夏蕙母女,抑或《仿佛依稀》中苏启智和小徐或新容与梁赞,金仁顺从不做对错的判断和爱恨的宣言。桩桩原本枝蔓交葛高潮迭起的尘世故事都被故意压制了,人物的悲感欣悦被巨大的平静之流容纳。“局外者”的身份自然是金仁顺预设的,然而,“蒙蔽”本身是否也涵纳了她对眼前社会所持的暧昧态度?她所缔造的人物故事也许就是她对社会困境的表达,她只能将其呈现却无法置评。

许多人注意到金仁顺的冷峻,然而她的冷峻不像其他小说家般锋利。她的主题与文本的距离让她弥散出适度的冷感——温和的冷峻。这种气质并非强烈的疼痛感,只留下些微像花刺掠过的微痛,这是与读者的会心。

错综无果的两性情感

成长话题是许多“70后”小说家的交集命题,金仁顺曾以《月光啊月光》初试啼音,后又以《蛇》呈达成长的难度。成长中敬畏心理的形成,是金仁顺的内心塑练,后来的岁月中,她的目光转向了人的另一母题:男女两性情感,涉此,金仁顺多有佳制,比如《云雀》《桔梗谣》《爱情诗》或《秋千椅》等。

眼前的“坏时代”于小说家俨然是个“好时代”,披靡逐利的风气一步步将“爱情”抽离为稀罕物,作为人心纷乱的最佳展合,都市被金仁顺紧紧盯住了。在其笔下,没有一个故事讲述一个简单的爱情。《云雀》中裴自诚、春风、姜俊赫的三角关系,呼应了现实世界的一角,春风与姜俊赫是婚外恋与忘年恋的双重版本,春风与裴自诚是貌似登对的正常恋。其中,金仁顺展露的是对年轻男女和中年男子心理的深刻了解,以及对各自生活的社会背景的无比熟稔,而她的表达无疑是切中背脊又动人心怀的。她本质上深知裴自诚、春风和姜俊赫个体活着的难度,她没有鄙薄春风脚踏两条船的不道义,更没有批判姜俊赫金屋藏娇的道德污点,连对裴自诚视爱情如游戏的轻浮也少有苛责,对每个人的行止,

孟繁华有一篇文章:《如何评价这个时代的文艺批评》,这个问题和如何评价这个时代文学作品一样重要。新时期以来,有一批突出的批评家始终站在文学的潮头,践行着“运动着的美学”的批评理念,和新时期文学共同成长。他们的文字构成了当代文学的思想库,也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的一个侧面或成就。在这个行当里,跃动着孟繁华的理性和激情。《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论稿》集结着他对于当代文学的最新思考,映应着这个时代文学的发展变化,贯穿了这个时代的许多问题,一如既往地显示出高屋建瓴的气象。

该著以先锋文学的终结为背景,以新世纪初的小说为蓝本,兼及文学现象与作家作品个案研究,系统分析了新世纪文学创作的发展规律、关键节点和当下文学的特性。全书由二十几篇精彩的论文构成,对新世纪以来的乡土文学、都市文学、官场文学及网络文学进行了剖析,指出了文学的政治性、当下性、新人民性、不确定性和介入性等。在对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的评述中,作者既无简单粗暴地抹煞、否定,亦非通篇赞誉,而是始终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对其进行现场观照,既有宏大视域,又有微观见解,思路清晰,史识见融,具有学术著作应有的形式的整体性。

该著指出了新世纪乡土文学传统由“乡土文学”经“农村题材”到“新乡土文学”的变迁。他认为,如果仅从题材范畴角度来讲,白话文小说自五四时期兴起以来,创作成就最大的应该是以“农村题材”为主的乡土文学。但乡土文学传统由“乡土文学”转向“农村题材”,又转向“新乡土文学”的当代变迁之过程始终没有得到说明。“乡土文学”、“农村题材”、“新乡土文学”是有三个同源关系的概念,但它们更有着诸多的不同之处,这些差异在文学史中并没有得到说明。作者对三者的学理差异进行了厘清,指出“新乡土文学”是对“农村题材”的颠覆和对“乡土文学”的接续。新世纪以来的“新乡土文学”重新发现了农村,发掘了农民,延续着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

金仁顺,女,生于1970年,吉林人,现居长春。199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春香》,中短篇小说集《爱情冷气流》《月光啊月光》,散文集《仿佛一场白日梦》,影视作品集《绿茶》《妈妈的酱油馆》等。

阳光照在毛玻璃上

□吴 萍

她襟抱深深的悲悯和理解,感喟每个人受限于自身又无法摆脱的无限悲凉。春风与姜俊赫、玫瑰和豪宅不是“爱情”的主要构成,宽容和慈悲才是两颗心最牢固的粘合剂。“你年纪小,我不欺负你,你也别因为我年纪老,就欺负我。”小说收尾处姜俊赫的这句话,体已温存处散发出巨大的催泪效用。金仁顺的小说难得以温暖告终,人们暂时祝福春风和姜俊赫时,难逃小说中两次出现的“合家照”,隐隐让人唏嘘这段感情未卜的将来……

再看《爱情诗》与《秋千椅》,各自发展着错综的情感纠葛。前者中,年轻的服务员赵莲清难脱俗,因不愿做女音“小三”求助于不知底细的安首的弟弟安次,又与安次发生情爱。有人说这篇小说强调了女性的自尊,赵莲不肯向安首的“金钱”低首,却在安次那儿“成为了女人”。私以为,这篇小说背向呈现的是“寻觅”的命题,安次对赵莲始终欲迎还拒,他的“爱情诗”不是北岛而是那个倾慕的女同学,小说末尾,安次得到赵莲后心里空落,他回忆去佛罗伦萨寻找意中人的景象:到处是艺术品、到处是游人、到处是鸽子,显豁地交代了赵莲并非他的“寻觅”。《爱情诗》中,赵莲根本无法把握与安次的明天,安次的“爱情诗”始终下落不明。在《秋千椅》中,年轻女记者苏蓉因一次采访走进了电台名主持康默的生活,渐而产生“爱情”,而在彼此的关系发展中苏蓉背后还有个同居的大学同学刘强。文中多次提及刘强的好厨艺,暗示她给苏蓉烟火味十足的日常生活,这很像一种普通的“婚姻生活”,刘强的角色就是一个爱老婆的“丈夫”。有身份和地位的康默提供供给苏蓉的是优雅充裕的生活幻象,这填补了苏蓉生活中的“缺口”,除此之外,康默甚少“敞开”自己,对苏蓉始终保持着神秘。苏蓉知道最终走不进康默的内心,对此康默更是自知。我认为《秋千椅》也隐射“追寻”,小说末尾出现的“画”,“苏蓉第一眼看到,画中的女人就整夜整夜徘徊在她的梦里”。其实,画中女人也同样无数次出现在康默的梦中,她才是康默的“追寻”,也许苏蓉的清澈与画中人有几分相似,也许苏蓉只是康默结束追寻后的“将就”。谁又知道?

金仁顺的许多小说中,男女之爱错综无果,没有美满的结局。金仁顺仅仅交代他们追逐爱情的过程,对构成最终失败的成因往往沉默。我们一旦走入他们各色各样的情感路,为他们的勇敢喝彩,因他们的悲哀而悲哀,嗟叹之间有时会发现我们自己。这让我想起金仁顺说过的话:“‘爱情观’也是人生观。”

交叉的双线小说叙事结构

金仁顺曾说:“写小说,惟一的愿望就是讲一个好故事”。诚然,《桃花》《莫莫格》《爱情进行曲》《梧桐》和《仿佛依稀》都是足够好的故事,里面有好的人物、情节和内涵。切开放事的腠理,就会扯出她很擅长的交叉的双线小说叙事结构。

《仿佛依稀》讲述了两组不同的爱情,年轻姑娘新容与男同事梁赞的、新容的父亲苏启智与自己曾经的学生小徐的。两种爱情故事形成两条叙事线,新容以“女友”、“女儿”及“小姐”的多重身份交错其中。与其说金仁顺迷恋“爱情”,毋宁说她迷恋的是不断变化的“人物关系”,而此变化全仰赖两条线的交错、延伸和起伏。新容还是学生时,做老师的斯文父亲苏启智爱上了班上的学生小徐,因此她抛弃家庭。走上工作岗位的新容重新试着接纳父

■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评论

以思想介入现场

——评孟繁华《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论稿》 □李国平 高春民

批判意识对国民性进行进一步的揭示、剖析和改造。书中以王跃文的《也算爱情》、毕飞宇的《玉米》、摩罗的《六道悲怆》、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胡学文的《命案高悬》等作品为例,对农民对权力欲望的占有、恐惧、无奈、屈从,对暴力趣味的追求、欣赏,对人的冷漠等的揭示与剖析都鞭辟入里。从五四启蒙文学到新世纪文学,对国民性的批判与改造仍然没有超越启蒙主义文学。文学史经历了百年的变迁,然而对国民性的批判仍然原地踏步。正如作者引用勃兰兑斯之语:“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向我们揭示出某一特定时期人们内心的真实情况。”这种“真实情况”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形式各异,却始终受到一种历久不变的深层普遍性支配,孟繁华认为这种普遍性是超稳定的文化结构,也就是指乡村的风俗风情、道德伦理、人际关系、生活方式或情感方式等积淀在人类思想深处的社会集体无意识。从历史到今天,从传统到现代,文学始终表现着乡土世界中的一种超稳定的深层文化结构,这既是一种历史叙事,也是一种文学关怀。

孟繁华通过对具体文学现象和作品的分析,指出了新世纪文学的当下性、不确定性和介入性等特点。书中以文学的经典性与当下性问题为引语,以张爱玲的《小团圆》和贾平凹的

亲与小徐,也尝试与同事梁赞发展自己的爱。金仁顺细笔勾勒出每个人的内心,连沉默的小徐和怀怨良久的新容母亲也予人很深的印象。当苏启智查出癌症时,人物情感和内心变化也随之变化,怨怼与不解渐渐被谅解和宽容所替代。新容正是在梁赞对病榻上的父亲的细致照料中看到了爱,从小徐的沉默深情中看到她对父亲爱得不容易。小说内外,金仁顺掐灭了人们正常的道德判断,有着隐身于日本的妻子的梁赞,当年扮演小三角色的小徐,人们都无法指摘他们的不仁,反而看到他们各自的美好。

倾重于现代社会镜像下复杂的两性情感表达,这让人凝神于金仁顺作为女性作家的细腻和精明。逃不过如此眼光的,还有微妙的母女关系,即《桃花》和《梧桐》。大龄知识女性夏蕙,工作后一直在母亲季莲心的提醒下寻找白马王子。夏蕙的父亲在她念大学时出车祸离世,她自幼与母亲不融洽,只能靠着“血缘”与母亲保持着淡淡的联系。夏蕙先认识了同学章怀恒,两人接触中张同学被优雅妩媚的季莲心吸引,后来夏蕙结识法国人西蒙,也被母亲轻松地掠走。小说最终,夏蕙躲在帘后看到母亲和男友偷欢,将一把水果刀扎向母亲。同样的双线结构,其一是夏蕙与章怀恒与西蒙,再则是夏蕙与母亲,后者又复合母亲与章怀恒和西蒙。做妈的抢女儿的男友,这一逾德的行为在小说中显得那么自然,季莲心美艳、优雅且懂得生活,这注定了夏蕙的弱者地位。表面母女关系下潜伏着女性之间的对峙和敌对,悲凉地应到张爱玲的“女人之间是同行”上。母女之爱、爱情和情欲就这样缠绕在她们与西蒙和章怀恒之间,无法辨清。

许多双线结构的小说中,《爱情进行曲》显得例外些。李先爱上豪放女朱黄好些年,却一直没有修成正果。他们在8年间,各自换着不同的伴侣,“我”看过李先的无数次表白和朱黄的无数次拒绝,颇为不解,8年过去了,朱黄最终答应跟李先上床。小说最终迂回解释了,朱黄的不允是因8年前爱人叶木的死,她用8年完成了对叶木的“爱情进行曲”,也用8年完成对自己的内心惩罚。为死去的爱人走了8年的自赎之路,对另一个爱自己的人坚持8年的内心说服。两条故事线中,一主一次,一虚一实,金仁顺着力李先对朱黄的追求和朱黄的放浪行径,而对茱萸的内心隐衷避而不谈,以形成情感拉锯般的张力,塑造出一个外表不羁、内里坚贞的女性形象。

“死者”的阴影成为活人的阴影的故事,金仁顺还有《三岔口》。李虎借死了的发小杨玉明对吕悦的爱蛊惑她、占有她,最终,李虎等到的是吕悦“醒来”后插入他的水果刀……金仁顺的双线交叉结构由活着的人组成,或有叶木和杨玉明两位“死者”来帮忙。双线之间粗细或隐显,金仁顺都掌握火候分寸,彼此互相映照,对比或交错,为烘托小说旨意和人物形象服务。

这些年来,虽有小长篇小说《春香》问世,但还是坦陈更擅长短篇小说。同代的小说家中,她克制的冷峻和对文本故意的疏离,使她区别于其他很多小说家。从容清淡的笔调恰好对应到现实生活中一个随性的金仁顺,自然而为的状态贯穿在她多年的写作过程中。“想写一个故事,我就去写。很可能,翻箱倒柜地找半天,什么也没有;也可能一不小心,拉开抽屉就出来一颗珠宝。”这就是她觉得写小说的迷人之处。对于读者,就与她一起走近那些未知,共享揭开“谜底”的愉悦吧。

■创作谈

刚写作时,激情万状。曾经有几个短篇小说是一天之内写完的。那时候,纯粹、朴素,同时也彷徨、不安。不断地问自己:这行吗?是小说吗?一遍遍确认,甜蜜而哀愁。

随着小说一篇篇地发表,写作变得亲密了,家常了,确定了,速度也随之慢下来了。不再是飞蛾扑火,急吼吼的,一天顶一万天似的;倒变成了鱼,沉浸在其中,细水长流。热情、激情是需要的,但添加方式不是味精似的大把搬进去,而是文火慢炖,炖出鲜香可口,沥出清汤。那碗清汤是朴素的,内里的真材实料在精华释放后都隐身不见,方才有滋味,营养可人。

料,是生活阅历。靠阅历吃写作饭的人相当多,阅历使得很多作家成为作家,但成了作家后,阅历虽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落点,即“实”。实是中心思想,是灵魂,可以饱阅读口腹,给人以启发;也是种子,可以撒落在其他的工作中间,生长、变异成另外的作品。材,是才华。写作确实是讲才学的,这让人沮丧,但不管才华如何,更重要的是真心、真,才是最重要的东西。没才华,但有料有实,再加上真,也一样能写出动人的作品。有些作品才华太多,横溢肆流,缺真少诚,最后浮华流丽,过眼云烟。写作的人不怕笨,笨导致慢,慢工可能出来细活儿。慢还能养出性情、耐心、趣味,这些杂七杂八,在别的领域会芜杂添乱,在写作里面却是酵素,演绎出万紫千红,绝色生香。

写作是件朴素的事儿。就像过日子,衣食住行、柴米油盐。越是好日子,越看着平淡,一瓶一罐、一针一线,都聚在它们应该聚的地方。好日子不铺张,但样样事,不缺不差,一不小心,某个细节还是个古董,是个精品。而古董、精品也是存在于谨严中,是谨严的一部分。好的写作不失控,是严肃的、有规矩的。规矩很重要,上接传统,下传后世,没规矩不成方圆,也不会成什么大气候;规矩也不是不创新不改变,不管怎么求新求变,内里的脉络是清晰的。

而那些华丽热闹的日子,可能一时繁花似锦,富丽堂皇,更兼有聪明、时髦、情调,却是让人警惕的。这当中通常埋伏着取巧和讨好,取巧和讨好,导致油滑轻浮。油滑轻浮,是过日子的大忌。这样的写作,可能会烩赫一时,博取眼球和声名,但华丽丽地飞过之后,天空仍旧是空的。

写作,以身相许,从一而终很重要。我们现在的社会,新事物如此快速地涌出,让人面临着巨大的审美疲劳,而写作却是旧的、老的。可话说回来,所有的新都会变旧,所有的年少轻狂也注定会老死。对写作这件事,应该付诸以专注和平凡,把自己完全放进去。

专注和平凡,写作是一根定海神针。守得云开,自然月明。雷蒙德·卡佛有句话,“一个人尽最大能力写出来的作品,以及因写作而得到的满足感,是我们惟一能带进棺材里的东西。”写作给了我们平静、安适的内心,提供了表达的可能,因写作而满足,而现世安好,还奢求什么呢?

确定性”的重要意义。文学是个人化的事业,是一种个性化的创作,对于同一个事物、同一种现象,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同样,同一部作品对于不同的接受者也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孟繁华是“新世纪文学”概念的主倡者,也是底层叙事的引导者和建构者。他提出了“新人民性”和“新人民性文学”的概念,这是本书的又一亮点,对当下文学理论的发展和丰富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孟繁华的“新人民性”与起源于19世纪20年代俄国的“人民性”概念,它是指文学不仅应该表达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表达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愿望,同时也要真实地表达或反映底层人民的存在问题。在揭示底层生活真相的同时,也要展开理性的社会批判,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和民主,是“新人民性”的最高正义。在实现社会批判的同时,也要无情地批判底层民众的“民族劣根性”和道德上的“底层的陷落”。因此可知,“新人民性”既不同于民族性,亦异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人民性,是一个与现代启蒙主义思潮有关的概念。这一概念也是新世纪底层叙事所要表现与阐释的重要目标。

论著中关于底层叙事的评论占据了较大篇幅。底层叙事是新乡土文学与都市文学的重要内容,新乡土文学侧重表现底层人民的外部苦难,都市文学更多揭示底层人民的精神苦难与身份焦虑。刘庆邦的《到城里去》、熊正良的《我们卑微的灵魂》、温亚军的《落果》、马秋芬的《北方船》、吴君的《菊花香》等都是较好的底层叙事作品。底层书写是关于底层人民的叙事,是“新人民性”所要阐释的内容。一味地展示苦难、述说悲情,就陷入了底层叙事的庸俗的窠臼,忽视了底层叙事的文学性和终极关怀。孟繁华敏锐地洞察到了底层叙事的问题,以强烈的社会问题意识,将底层人民精神缺失的生存状态和文学对此表现的无力纳入到现代性之中进行剖析,以社会批判与道德关怀的视角关注着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对挤压底层人民生活与精神空间的现代性进行着反思与超越。

广告

随 笔 涂鸦——一种古老的墙上艺术
.....刘新宇
敬畏神秘.....张大勇
逐梦之途.....李新勇
美的园林 走进平安庄.....白雪松
怒放康巴诺尔.....胡学文
稻子上的乡村时光.....李天斌
庄稼的国度.....付春生
人生风景线 大山的深处织女.....聂显冰
祖宅.....徐祯霞
烤红薯的大嫂.....赵丽霞
校园文荟 谈色.....黄丽娟
石出昆冈.....李贺文
亲情人间 栽种光明.....刘月新
孝悌父亲.....袁学骏
月亮里的水.....李晚春
文史杂咏 读史三得:尚义、尚和与尚法
.....李延军
一位母亲的壮举.....邱晓燕
全国各地散文作品联展(深圳龙华)
龙眼村是“红村”.....张煌新
红桑果.....王先佑
千 字 文 出殡.....周火雄
初雪.....杜志远

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办
欢迎订购
欢迎赐稿

二〇一四年第十二期要目

国内邮发代号:18—85。定价:6.50元(全年78.00元)。国外发行代号:M4286。地址:河北省邢台市顺德路255号。邮编:054001。电子邮箱:swbjbjb@126.com,swbjjzszs@tom.com。

本期推荐 麻雀在开会(短篇).....李佩甫
半句口号(创作谈).....李佩甫
小 说 树杈上的花猫(短篇).....沈 靖
验卦(短篇).....葛志敏
别样童年(中篇).....海 洋
吟别离(中篇).....尚 攀
双人洗脚间(中篇).....舒文治
守人(短篇).....常亚钧
查账(短篇).....杨维永
诗 歌 草木时代(组诗).....李庆华
聚.....鲁逸川
当代名篇聚焦 阳光下的海滩.....夏 白
作家评点.....安昌河
评论家评介——一个意味无穷丰富的文本.....刘 涛
对 话 “尽可能地还原生活的真实”——与白连春对话.....姜广平
非 虚 构 生也有涯.....齐露童
言 说 乱世才女——张爱玲.....夏 青
好看长篇 狗头金的传说.....杨宁波
邮发代号:36—48。每期定价:10.00元,全年定价:60.00元。地址:450008 郑州市经三路北段 98号。联系电话:0371—65749452。

莽原

2014年
第六期目录

瞧 好吧!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装帧精美 每期160页 定价10元 全年共12期定价120元
国内邮发代号: 2- 85
国外邮发代号: M428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装帧精美 每期160页 定价10元 全年共12期定价120元
国内邮发代号: 82-106
国外邮发代号: M1780

新源传媒
weibo.com http://weibo.com/tjwy1850 www.beijingwenxue.com